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□李新苗



也不说。九个小时后,父亲回来了,从头到脚全是泥浆,靴子倒出来半靴子水。他笑着,牙齿白得刺眼,说:“河堤守住了,下游三个村子没事了。”

那天晚上,我偷偷去他的宿舍,看见桌上摊着一本书,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:“为人民服务,是一辈子的事。”字迹被汗渍洇过好几遍,模糊了,又被重新描过。我站在那张桌子前,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碎掉了——碎掉之后再重新拼起来,拼成了另一个形状。

从那天起,当兵或当警察成了我张贴在床头的一句话。每个赖床的早晨,我就想起父亲雨中冲出去的背影;每个想放弃的瞬间,我就想起那些战士沙哑而坚定的口号声。

高考填报志愿时,我选择了警校。母亲在电话里对父亲说:“咱苗苗要当警察了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之后传来父亲咳嗽的声音,他说:“好!”就这一个字,尾音往上扬了一下,像是压着什么东西。

警校的训练比我想象中更苦。五公里长跑到第三圈,肺里像塞了一团烧红的铁丝;公安擒

敌拳的格斗课上被摔在垫子上,后脑勺嗡嗡响;深夜紧急集合的哨声,能把人的魂从梦里硬生生拽出来。当我咬着牙坚持下来的时候,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穿着湿透的作训服、站在泥水里冲我笑的样子。他扛得住,我也扛得住。

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了离家四百公里的达州开江,成了一名基层派出所民警。报到那天,我穿着崭新的藏蓝警服给父亲打视频电话,他戴着眼镜在屏幕上看了一会儿,然后说了一句:“警徽擦亮些。”我笑着挂断电话,走出门看见派出所门口的大街上人来人往,卖菜的、修鞋的、抱着孩子赶公交的——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。那一刻,我想起父亲写在书中扉页的那句话,忽然明白了“一辈子的事”是什么意思。

第一次独立处理警情,是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夜晚。七十多岁的汪大爷走失了,家属哭着来报案,说汪大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,出门时只穿了一件单衣。我和一名辅警一条街一条街地查监控,眼睛贴在屏幕上盯了四个小时。凌晨三点,终于在城郊一个废弃

的桥洞下找到了蜷缩在纸板上的汪大爷。我把他扶起来时,他抓着我的胳膊喊“孩子,你来了”,浑浊的眼睛里映着警灯的红蓝光。那一刻我没有哭,但送他回家的路上,他的女儿扑过来抱住他的那一瞬间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我想起四岁的自己坐在门槛上等父亲的样子。原来被等待的人,心里也揣着一团火——那团火叫责任。

去年除夕,我在派出所值班,万家灯火,映照着温馨与幸福。母亲发来一段视频,父亲一个人坐在阳台上,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杯白酒。他对着镜头举了举杯,说:“苗苗,爸敬你。”我跑到院子里仰起头,不觉泪已盈眶。

今年八一建军节,父亲主动打来电话,声音比往年苍老了一点,像是嗓子眼里含着沙砾。他说:“苗苗,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和你妈。可爸不后悔,你懂不懂?”我说:“爸,我懂。现在我穿着这身警服,每个不能回家的夜晚,我都懂。”电话那头,他重重地喘了一口气,然后一字一句地说:“那你要记住——一家不圆万家圆,咱要对得起老百姓。”

我站直身体,双脚并拢,对着电话那头的一名老兵说:“爸,女儿永远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。您守的是国门,我守的是家门。咱父女俩,都在做同一件事。”

挂断电话,我翻开手机相册,找到那张合影——四岁的我被父亲笨拙地举在空中,我扭着头不肯看镜头,但两只小手死死攥着他胸前的军功章。原来那个小小的我早就作出选择,只是用了很多年才读懂。

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! 父亲用半生的缺席教会了我什么叫在场——那些他没有陪我度过的节日、没有参加的家长会、没有牵过的手,最终都变成了我对这身警服的忠诚。下次回家,我要穿一身崭新的警服站在他面前,像他当年穿着军装站在队列里那样,敬一个标准的礼。然后,我要告诉他:“爸,您缺席的那些团圆,我替您补齐了。您守护了一辈子的老百姓,换我来接着守。”

一枚秋叶的抵达

(外一首)

□朱小国

这一刻,我等了很多年
心壁被风清空
在梵净山,我恰似
登顶之后卸尽重负的挑山工

思绪在风中折返
日子辗转于油盐酱醋之间
岁月如刀
裹挟霜、雨、雪
在途经的站台,刻下暗印

我沉陷在山野的空明

恰逢浅秋
忽然,一枚饱满的秋叶
轻轻落于掌心
暖意从叶脉渗出
沿血脉缓缓游走

◎在黄水的一天

持续的高温
逼我爬上
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黄水
名字里泡着一味清火的药引
于是

心,泊向清凉的岸

夜,只有月光醒着
我这个失眠多梦的人
像一粒被泉水淘洗的米
渐渐沉底
忘了自己
直到鸟鸣啄破薄薄的晨光

窗外
树枝摇曳
群山辽阔

天边朝霞铺展
从山脊线走来的晨曦
扶我缓缓起身

白昼,行于山水
山外有山,目光越推越远
水外有水,被大地的绿
打磨成一潭潭翡翠
我体内堆积多年的烟尘
被这浩渺葱茏
一点一点
涤成清寂